

李宝棠是如何与篆刻结缘的?这件事,连他自己都记不清了。

他出生在金石世家,从曾祖父那辈起,家中几代人痴迷书法篆刻,他的父亲李泽成更是西泠印社社员、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……李宝棠从小看着家人在核不满寸的石面上动刀留痕,“在这样的家庭长大,不喜欢篆刻那才奇怪呢。”

# 曳尾金石间

本报记者 张智超

新华区颐和花园底商,李宝棠的和石轩文化书法篆刻工作室坐落于此。窗外雪花纷飞,李宝棠默默念叨着:“这天气,最适合刻点什么了……”

其实,熟悉李宝棠的人都知道,在他眼里,不管什么样的天气,与篆刻都是绝配。

39岁的李宝棠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、沧州市书法家协会理事、沧海印社理事,作品入展全国第六届刻字艺术展以及西泠印社第七届、第八届篆刻艺术评展……他三四岁接触篆刻,从此再没有哪件事比这更令他着迷。

## 新世纪儿童床

李宝棠是如何与篆刻结缘的?这件事,连他自己都记不清了。

他出生在金石世家,从曾祖父那辈起,家中几代人痴迷书法篆刻,他的父亲李泽成更是西泠印社社员、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……从小看着家人在核不满寸的石面上动刀留痕,无需家长强求,李宝棠自然而然地就喜欢上了这门艺术,“在这样的家庭长大,不喜欢篆刻那才奇怪呢。”

篆刻看似简单,一把刻刀、一方印石即可,可实际操作起来却复杂得很。

刚开始学艺时,为了节省石料,李宝棠就拿泥胚练手。那时候,泥胚是要李宝棠自己制的。挖泥、摔打、阴干、封蜡、烘干……十几道工序下来,少说也要一个星期左右。

而这还不是篆刻中最复杂的一环。

那时,李宝棠才八九岁。对他来说,刻一方印,最花费时间的是设计印稿。过去网络不像现在这样发达,李宝棠只能从工具书中寻找灵感。这类书大都在1000页以上,纸张又厚,随便挑出一本就有几公斤重。

那时候李宝棠力气还小,为了读起来方便,他就把所有工具书都放在床上。他睡的本是一张双人床,可慢慢地,工具书占据的地方越来越多,到最后,留给他睡觉的地方仅剩三分之一。在李宝棠的记忆里,小时候,家里每半年就要给他换一张床,“真不是我身子沉,而是堆的书太多,把床压坏了。”

因为这,李宝棠小时候还画过一幅漫画,名字就叫《新世纪儿童床》——一张大大的床上,堆满了他钟爱的篆刻工具书。这幅漫画曾在报刊上发表,而画中的场景也成了李宝棠痴迷篆刻的缩影。

和其他艺术门类一样,学习篆刻离不开苦练。篆刻行有个不成文



在李宝棠的努力下,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上了篆刻艺术。

的规矩:“临不够100方汉印,算不上入门。”

有人被规矩吓退,也有人埋头苦练,李宝棠属于后者。他小学还没毕业就临摹了100多方汉印,这习惯直到现在仍保留着。在他心里,那一方方临摹的汉印就是他创作的源泉,这和“读书破万卷,下笔如有神”是一样的道理。

## 30年终获认可

篆刻是一门杂学,涉及书法、美术、设计、考古、石材等诸多领域。“幸亏是自己喜欢,不然的话,没准儿早就放弃了。”李宝棠说,他虽然出生在金石世家,但从小到大,长辈们从未强迫过他一定要学习这门手艺。相反,不管他小时候怎样随着性子“乱刻”,父亲也不阻拦,还会从中找出一两处优点使劲儿夸。

在这种宽容的环境里,篆刻之于李宝棠,从游戏变成了钟爱,继

而又让他从中看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。

在他眼里,篆刻拥有赋予文字新生的魔力,“篆刻分写意和工稳两种风格,不同的风格有不同的表现方式。不仅如此,因为是对文字进行再创作,所以即便是同样的风格和内容,篆刻人在不同的心境下进行创作,作品也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意境。”

不过,随着技艺的增进,父亲的宽容慢慢变成期待,对李宝棠也越来越严苛起来。“长大后就很少能够得到我爸的认可了,更多的是指点和鼓励。”直到李宝棠接触篆刻30年的时候,父亲才真正认可了他的能力,而彼时,他早已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,作品屡次入展全国性篆刻展。

## 笨拙奋力且快乐

去年9月,李宝棠的篆刻工作室正式对外开放,既招收长期学



除了篆刻,再没有哪件事能让李宝棠如此着迷。



李宝棠篆刻作品《不破楼兰终不还》。

员,也提供体验服务,还定期开设公益课堂……越来越多的人,尤其是年轻人,在这里了解并喜欢上了篆刻。对他们来说,这种体验,既新鲜又传统。

可当初,李宝棠决定开设工作室时,不少人提出过反对意见——“搞篆刻,有张桌子就行。”“篆刻艺术相对小众,门槛又比较高,初学者很难掌握。”“运营工作室要投入大量精力和资金,而回报可能都没有在家接活儿来得多。”

对于这些顾虑,李宝棠不是没有考虑过,“篆刻之所以小众,不光是因为从艺门槛高、需要经年累月地练习,更因为它和大众有距离。”

李宝棠想通过自己的努力,去普及篆刻艺术,他并不奢望每个来到工作室的人都能成为篆刻家,只要能让更多人了解甚至喜欢上这门艺术,就足够了。

经营这间工作室,光是每年的租金就有6万多元。此外,李宝棠

还要经常在这里开设公益课,“准备课件可比篆刻难多了!”

如果没有这间工作室的话,李宝棠可以把更多精力放在创作上,而现在,他搭钱、搭时间、搭精力……不管怎么看,都是赔本的买卖。

可李宝棠偏偏不这么认为,他说,不是所有事情都能用金钱衡量的。

一个月前,他在位于南川老街的凡轩美术馆办了一场书法展,名字就叫《曳尾成字》。对于展名,他是这么解释的:“我一个刻字的人,却干了写字的事,这让我很有压力,但之所以能完成所有作品,全因为书写能使我快乐。哪怕我如一只乌龟般笨拙且奋力地在泥沼里拖着尾巴前行,那也是快乐的。”

对于篆刻,他更是如此。



# 合适的赛道更重要

知言

春节假期,姑姑家的表妹从上海回来了。她是我们兄弟姐妹中年纪最小的一个,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外面工作。亲友聚在一起,总避不开那几个问题,“在家待几天?”“工作顺利吗?”可没想到,表妹随口而出的一句“辞职不干了”,仿佛一下子碰到了长辈们的逆鳞,原本的关心变成了一场集体“讨伐”。

年轻人跳槽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,只不过在很多长辈眼中,事业上迎难而上、择一而终才是正确的选择。于是,跳槽就成了年轻人“眼高手低”“心浮气躁”的印证,其实这是片面的。

我们并不否认,无论过去还是现在,做一事成一事的职场精神,始终值得我们学习。但是,时代在变,当代年轻人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比过去要多得多,他们把职业体验当作人生的一部分,在不同的事业轨道上摸索的同时,其实也是在探寻更多的人生可能。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认真尝试,最终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赛道,哪怕过程曲折一些,也未必是一件坏事。

无论是跳槽还是其他事情,我们都不妨用包容的心态来看待,给年轻人更多选择的空间。人生没有白走的路,只要过程足够认真,哪怕最后发现并不合适,也无所谓,就当排除了一条错误选项。

当然,年轻人也应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,要清楚自己感兴趣或擅长的领域,制定一个可行的计划,然后不断深入学习,只有这样才是选择合适赛道的正确方式,才能实现更大的人生价值。



# 董站长的一天

本报记者 张智超  
本报通讯员 马硕

在沧州市农村供水有限公司,董凤德是个不大不小的“官儿”。他今年67岁,退休后被返聘,在沧州市薛官屯乡配水站当站长。

按理说,站长的“权力”不小,整个薛官屯乡和李天木镇自来屯村的生产生活用水,都归他管。但实际上,他又和普通工人没啥两样。

早上6点,董凤德来到送水泵房,记录当天水量,随后又对照前一天的数据反复计算,直到确认没有漏水,才安心离开。

薛官屯乡配水站人手少、管辖范围大,算上站长才4个工作人员,董凤德一个人要干好几个人的活儿——查验设备、巡检管道、查抄水表、维护维修、收取水费……直到夜里11点,检查完机房设备,一天的工作才算结束。一年365天,天天如此,连春节也不例外。

这不仅是一份苦差事,更需要极大的责任心和过硬的业务能力。

从送水泵房出来,董凤德准备回家吃早饭。这份工作虽然时间跨度长达17个小时,但相对自由,除早上6点和夜里11点的那两项工作要准时完成外,其余的只要当天完成即可,具体时间可以自由安排。

有人觉得,自由安排就是可以安排,也可以不安排,可董凤德并不这么认为。在他眼里,这份工作关系着全乡人的正常用水,马虎不得。为了方便工作,他干脆平时就住在站里,只在吃饭的时候才回家。

吃完早饭,董凤德沿着主线路管道进行巡检。近来气温骤降,一大早又下起了雪,他骑着电动三轮车,刚出门,身上就冻透了。

田野间白茫茫一片,把管道井全都盖住了,但好在,它们的位置早就刻在了董凤德的记忆里。清扫积雪,打开井盖,半跪在井台上,手电筒的强光照射向井内,里面非常干燥,这证明管道一切正常,没有破损。“低温容易造成管道冻裂,所以越是这个时候,巡查越要仔细。”董凤德说。

时间来到下午,董凤德当天的工作都已完成。他回到水站,刚想着靠着暖气休息一下,身旁的电话又响了:“老董,我家水表坏了,一个劲儿地跑水,你快来看看吧!”

雪还在下,董凤德的三轮车在路上直打滑,好不容易才赶到用户家。水表井里面全是水和泥,排干脏水,下井维修,经过一个多小时的修理,漏点堵住了,水表也恢复了正常,用户一个劲儿地感谢他。“保障乡亲们正常用水,咱干的就是这个活儿,虽然辛苦,但不缺成就感。”董凤德这样说。

晚上11点,雪越下越大,董凤德又去机房检查了一遍,“一切正常!”

# 真情守护孤儿成长

本报记者 康宁 摄影 魏志广 赵华堂

“孩子们,吃饺子喽!”不久前,在位于新华区的“孤儿SOS之家”,“沧州好人”典型代表蒋淑华和志愿者们给孩子们包饺子,陪他们说话,“孤儿SOS之家”里暖意融融。

蒋淑华今年68岁,20年来一直积极投身公益事业,先后成立了10余支爱心志愿服务队,上千名志愿者加入其中。她和志愿者们一起在新华区成立了沧州首家“孤儿SOS之家”,平时利用假期时间,通过人生引导、心理辅导等方式,帮助18岁以下的孤儿和事实孤儿健康成长,为他们步入成年打好基础。

## 做孤儿的守护者

趁孩子们放寒假,蒋淑华和志愿者们邀请了来自献县、任丘、盐山、沧县等县市的9名孤儿来沧州团聚。

这些孩子中,有个14岁的小女孩格外引人注目,她边和蒋淑华热络地聊天,边帮忙包饺子。女孩爱笑,干起活儿来有模有样。

这个女孩叫佳佳(化名),任

丘市石门桥镇张村人。10年前,父亲去世,母亲下落不明,这些年一直与哥哥奶奶相依为命。

第一次见到佳佳时,蒋淑华心疼得直掉眼泪。3间土坯房前,刚满4岁的佳佳躲在奶奶身后,怯生生地对着前来的志愿者们。

从此,蒋淑华就把佳佳和哥哥当成了自己的孩子,平时予以生活资助,假期把他们接到“孤儿SOS之家”,为他们调理饮食、补习功课、做心理辅导……现在,蒋淑华和她的团队每个星期都会对孩子们进行家访,随时关注他们的生活、学习情况,助力他们健康成长。

## 回报社会 追光而行

像佳佳这样受蒋淑华资助的孩子还有很多,他们不少已经考上大学或是成家立业。孩子们的每一点变化和成绩,蒋淑华都如数家珍。在蒋淑华和志愿者们影响下,很多曾得到救助的孩子长大后也当起了志愿者。

佳佳和哥哥就加入了本村的爱



蒋淑华给孩子们发红包

心志愿服务队,他们经常利用假期时间做公益,为孤寡老人表演节目,到老年公寓打扫卫生。孩子们希望能像“蒋妈妈”一样,帮助更多人。

献县的18岁男孩张亮(化

名)已经从“孤儿SOS之家”“毕业”,如今,他不但找到了工作,还兑现了当初许下的回报社会的承诺。

当提及心中的榜样时,孩子们不约而同喊出“蒋妈妈”。